

# 與死亡的親密接觸

## ——下一站，巴黎

李珮宇

“Death must be so beautiful. To lie in the soft brown earth, with the grasses waving above one’s head, and listen to silence. To have no yesterday, and no to-morrow. To forget time, to forgive life, to be at peace.”

——Oscar Wilde, *The Canterville Ghost*

「死亡是如此的美妙。躺在軟軟的褐色泥土之下，看頭頂一片搖曳的翠綠，聆聽寂靜的聲音。沒有昨天、亦沒有明天。遺忘時間、放下一切，享受永恆的安寧。」

——奧斯卡·王爾德《老鬼當家》

### 前言

現代生活繁忙慌亂，於是人們往往渴望旅行，藉以紓解壓力；而旅行的過程中，我們也逐漸體驗，甚至形塑了一個城市的意象，凱文·林區（Kevin Lynch）在他的城市研究中提到城市意象由五個元素所組成，分別是：通道（Path）、區域（Districts）、邊緣（Edge）、節點（Node）、地標（Landmark）<sup>1</sup>。而在旅行中，我們的感官不停地活動，感覺的混合體透過林區所提到的五個要素逐漸形塑了一個空間的意象。例如葡萄酒、美食、時尚、艾菲爾鐵塔或是其他知名景點，無意有意地已然建構出了專屬於巴黎這個城市的浪漫想像。想像一下，人們漫步在街頭，或是慵懶的喝一杯咖

啡，在咖啡裊裊升起的蒸騰中彷彿能嗅到啟蒙時代的氛圍，周遭人聲恍然成了思想家的辯論；而也正是因為這些燦爛的過往以及現代繽紛的意象，巴黎不僅僅被稱為「光城」（La Ville-Lumière），更被塑造成一個玫瑰色的首都。然而，有光亮的地方必然存在陰影，在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城市，或許是轉角，或許是地鐵的下一站，那兒土地裡正綿延著一股巨大的死亡氣息，旅人們或許驚訝，巴黎原來存在如此廣大的墓園，這樣的反差恰好為巴黎點綴了最矛盾的存在，在驚訝之餘，這樣的旅途還能給予人們不一樣的旅遊體驗。

### 亡者的國度

墓園就像是一個城市的縮影<sup>2</sup>，更甚者，彷彿能自成一個國度。擁擠如巴黎，這兒的墓園密度也算是十分密集（圖一），受限於篇幅，筆者在此便略以「小巴黎」（巴黎市20個行政區內）最為著名的四個墓園作為本文的主軸。

圖一：巴黎市區墓園分布圖<sup>3</sup>。



### （一）拉雪茲神父公墓

拉雪茲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圖二）官方名稱為「東公墓」（Cimetière de l'Est），位於第二十區（塞納河右岸，巴黎市東邊），是一個如今住宅以及商業都十分密集的區域。公墓占地44公頃（大約是台北市大安森林面積的1.5倍），並被Alexandre Dumas、Phillippe Auguste、Père-Lachaise、Gambetta四個地鐵站包圍（Phillippe Auguste地鐵站通往公墓的大門），這個巴黎市內最大的公墓可說是處在交通非常便利的地方。

公墓名稱來源於曾住在這裡的神父Père François de la Chaise，他是路易十四的懺悔神父。而從中世紀以來巴黎市中心的墓地越來越不堪使用，造成衛生環境低落而疫病四起，因此1786年開始皇室下令市中心不得設立墓地，大革命之後拿破崙政府買下了這塊當初屬於Père La chaise的土地，並以此為名建設了新公墓，希望能夠減緩市中心亡者土地不夠的壓力，以及吸收鄰近第5、7、8區的亡者進行墓葬（此外也以同樣原因於巴黎的北邊建立了蒙馬特公墓、南邊則是蒙帕納斯公墓），拿破崙期望新的公墓能夠成為一個不分階級與信仰，為所有百姓開放的生命最後的居所。然而由於位置離當初市中心遙遠，加上部份教徒對於無教堂祝福的土地缺乏信心，因此剛開幕時並未達到政府預期的效果。為了改善這個情況，政府於1804年舉辦盛大的儀式，將Jean de La Fontaine和Molière遷葬至此<sup>4</sup>，而這樣的「行銷方式」的確有效，許多市民渴望死後能與名人為鄰，於是紛紛要求家人將其死後葬至拉雪茲神父公墓，因此從最初的寥寥可數，數年內暴增至至少3.3萬個墓葬，至今這裡已葬有30多萬人，還有更多火化的遺體被安置在墓園內的火葬場中。

現在的拉雪茲神父公墓裡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兩位名人外，還有許多著名的人士，例如王爾德<sup>5</sup>、巴爾扎克<sup>6</sup>、德拉克洛瓦<sup>7</sup>、蕭邦<sup>8</sup>……等，族繁不及備載，而這裡除了眾星雲集外，拉雪茲神父公墓更是見證了戰爭的悲涼，這裡還有巴黎公社社員牆（Mur des Fédérés）以及二戰時期的紀念碑們。<sup>9</sup>



圖二：拉雪茲神父公墓大門<sup>10</sup>。

### （二）蒙馬特公墓

如前所提及，蒙馬特公墓（Cimetière de Montmartre，圖三），官方名稱為「北公墓」（Cimetière du Nord），也是在十八世紀為因應市中心墓地不足而新建的墓地之一，它位在十八區，那兒有個曾經是石膏採石場，但在大革命時期已用作墳場的低窪處，蒙馬特公墓便興建於此，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開始常被戲稱為巨大採石場公墓（Cimetière des Grandes Carrières），而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此公墓的大門並不好找尋，若搭乘地鐵前往可選擇Place de Clichy、Blanche、Abbesses三個地鐵站，這三個是距離較近的地鐵站，到站後跟隨路標再走一段路即可到達。此處是許多曾在蒙馬特地區生活、創作的藝術家的安葬地，例如白遼士<sup>11</sup>、寶加<sup>12</sup>、小仲馬<sup>13</sup>……等多位不同領域的藝術家等等。



圖三：蒙馬特公墓一景<sup>14</sup>。



圖四：紅磨坊著名招牌。



圖五：情色博物館。



圖六：蒙帕納斯公墓天使雕像。

除了公墓之外，蒙馬特地區的小丘廣場（Place du Tertre）也是許多藝術家聚集之地，遊客若是有閒，不妨找尋一個投緣的畫家創作一幅畫作為旅遊的紀念，除了藝術家之外，這兒的建築也色彩繽紛，更到處都有特殊的街頭藝術裝置，儼然一個藝術小鎮。黑夜降臨以後，蒙馬特又戴上了另一張面具，紅磨坊與瘋馬秀的歌舞表演舉世聞名（圖四），奔放的音樂與台上舞者的胴體為狂熱的夜拉開序幕，街上更充斥著眾多情趣商店，還有一間特別的博物館（圖五），以情色相關物品作為展品，迷濛的情慾放肆地流淌在蒙馬特的夜晚。

在北部的高地上矗立著全白的聖心堂（Basilique du Sacré-Cœur），這裡是巴黎公社起事的首站，也是最後撤退的終站，在鎮壓結束後，為了對此鎮壓進行補償與懺悔，議會通過建立聖殿以表達誠意，在建築上使用特殊的岩石，使其即使經過歲月的洗鍊依然保持潔白如新，象徵著無垢的純潔與追思，或許瞻仰，或許祈禱，如今遊客如織的聖心堂在寬恕的寧靜中增添了一絲躁動的氛圍。

土地之下安息著廣袤的亡者，土地之上散佈著藝術、戰爭與宗教的氣息，相互交織而成了一個氣質獨特且醉人的蒙馬特。

### （三）蒙帕納斯公墓

蒙帕納斯公墓（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圖六）位於十四區，官方名稱為「南公墓」（Cimetière du Sud），十六世紀時是巴黎的公共垃圾場，十七世紀時成為教會修士的私人墓地，大革命期間被收歸國有用以埋葬在醫院過世而無親屬的病患，十九世紀後巴黎市政府在原先的土地上再整併三座農場修建成蒙帕納斯公墓，後因道路規劃，此公墓被Émile Richard這條路分割成為兩個不均等的區域，在這裡葬有波特萊爾<sup>15</sup>、聖桑<sup>16</sup>、莫泊桑<sup>17</sup>、沙特與西蒙波娃<sup>18</sup>……等名人，除上述提及名人外，這裡也是因公殉職的警員和消防員長眠之地，最近的地鐵站是Raspail或Edgar-Qu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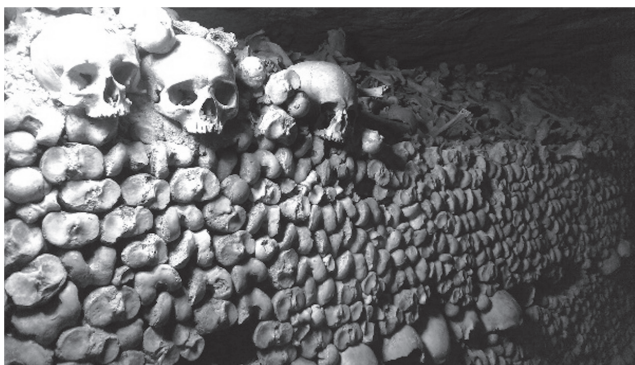
十四區是一個住商混合的區域，在這裡有巴黎最高的摩天辦公大樓——蒙帕納斯大廈，也有來往頻繁的蒙帕納斯車站，這裡是通往西北布列塔尼地區、聖米歇爾山，法國西南波爾多，土魯斯的必經之地，可想見人流之擁擠。

### （四）地下墓穴

地下墓穴（Les Catacombs，圖七）跟蒙帕納斯公墓同樣位於十四區，最近的地鐵站是Denfert

Rochereau，跟其他公墓的性質略顯不同，其一是因其設立在地下，因此與其說是公墓，更精確的說法其實是一座納骨所（ossuary）；其二是現今僅部分開闢為博物館供遊客參訪。

通往展場必先通過130階的螺旋樓梯通往地下，然後便會到達深達二十公尺深的地底，此處在羅馬時代曾經作為採石場，然而在礦坑枯竭後便被廢棄，剩下一片潮濕的荒涼。地底小徑蜿蜒，燈光昏暗，頭頂僅有一條黑線作為路途的指引。整個地下墓穴蔓延巴黎地底大約三百多公里，如今開放參觀的區域只有短短兩公里，而在這其中能夠參觀的納骨所又只有短短五百公尺，只比一圈標準操場跑道略長，但這裡卻充斥了六到七百萬不等的骨骸，足足是巴黎市區人口的好幾倍之多，納骨所入口的門上有一塊告示，上頭寫著：「止步！這裡是死者之國（Arrête! C'est ici l'empire de la Mort.）宣告著生死的分界（圖八）。這裡的骨骸來自於十八世紀巴黎爆發的嚴重瘟疫，原先的屍體大多葬在教堂或是市區的公墓<sup>19</sup>，但這些墓地已經不堪人數的負荷。為了衛生及解決墓地不足等問題，政府便在法律通過後，展開了歷時兩年的人骨遷移，將陸地上所有腐化到只剩下骨頭的遺骸移至屆時已遭廢棄但有整修過的



圖七：地下墓穴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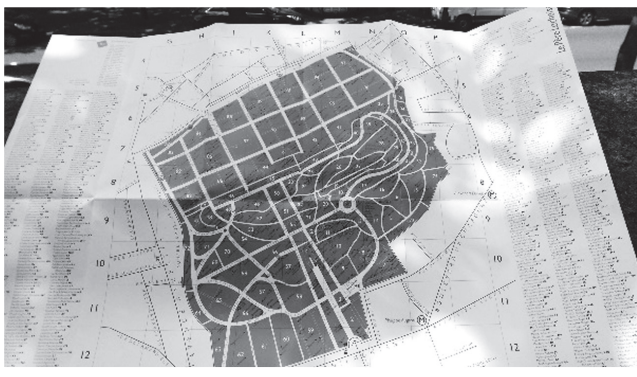


圖八：地下墓穴入口告示。

地下礦坑。起初這些骨頭只是被隨意的擺放，後來的負責人才陸續將骨頭按照頭骨、腿骨等分門別類的堆疊整齊，甚至有些還特意堆砌成特殊形狀及圖形，例如十字架、骨骸波浪或是愛心，並且加入一些告示牌說明骸骨從哪一個公墓在哪一年遷移至此的資訊，或是刻有與生死相關的碑文等等，另外也有一些單獨的房間將較為特殊的骨頭和當初遺留下的文物蒐集後再一起展示，後來又歷經各種宗教、政治、安全因素，地下墓穴陸續開放、關閉參觀好幾回，直至2009年才穩定的開放至今。

## 對死亡的狂熱

除了地下墓穴之外，另外三個公墓在各個門口皆能自由索取墓園地圖，上頭還親切地標示出各個名人所安葬的位置，若是被索取完也還能夠跟地鐵站或是墓園入口的小販購買，通常是1.5到2歐元不等，也通常比園區內的免費地圖更為精緻（圖九）。人們便能夠依循地圖上的指示去弔唁以及追思名人，也有些是尋找特別的墓碑留作紀念，例如在王爾德的墓碑上留下唇印（因應王爾德後代要求，今年已全數清洗乾淨）、在普魯斯



圖九：拉雪茲神父公墓導覽地圖<sup>22</sup>。

特的墓留下車票，<sup>20</sup>親吻及撫摸維克多雕像以祈求性生活和諧或是子嗣綿延……等<sup>21</sup>，甚至有專業的「墓園導覽團」，諸如此類的行為，何嘗不是一種另類的「追星」心態呢？

「迷」的定義可以單純指涉一個人，抑或是一種現象，對於「迷」用較簡單而籠統的描述來形容的話，或許可說「迷」是指「特別喜歡、著迷於某種事物的人」或是「專注著迷的狀態」。迷總是專注且投入在特定人、事、物上，或許是明星，也可以是電影、音樂、小說等等<sup>23</sup>。那麼這些從世界各地前來的旅客們，某種程度上，也算是懷抱著朝聖的心理，畢竟對於迷們來說，這些前人或許都死的不是時候，然而透過不同方式的憑弔與追思，這些過早死亡的偶像，將逐漸昇華，成為英雄，成為神，成為記憶中的永恆，就像Matt在書中對於貓王的逝世是如此闡釋的<sup>24</sup>：「貓王逝世時，此事件像是一個在每個人的腦海裡，心裡默默響起的爆炸，在一陣爆炸之後，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區塊，慢慢地移動、成形，接著隨著時間的消逝，一次又一次地變化原貌。我想沒有人會預料到貓王逝世之後，竟然開啟了他的第二個生命……一個偉大人物與平凡子民的對話，有時候，又是環繞不去的幽靈與其歌迷之間的對話。」<sup>25</sup>

不論生前或死後，偶像總能透過不同的方式被記憶、被塑造，進而延續其生命，一如旅客們在墓園裡的獻花、親吻與沉默，「即使參與不了他們的生，但我們還能夠參與他們的死亡。」雖然彼此的語言國籍各不相同，但同樣駐足於同一塊墓碑前，或許沒有言語的交流，或許一個淺淺的微笑，無形之中已然塑造出一個共同的認同，並感到擁有歸屬。

## 與死亡對話

而除了這些另類的迷們之外，還有些人似乎並沒有特殊的目標，悠閒地在墓園中散步，或者是拿本書找個陰涼處靜靜閱讀（圖十），也可以看見偶爾有情侶挽著手臂在墓園裡談情說愛，若是遇到假日，還能夠看見家庭全家出動，爸爸媽媽帶著孩子消磨時間。

這三大墓園除了蒙馬特公墓地理位置特殊之外，另外兩個都位在地鐵站出站不遠之處，甚至周圍還有住家及商店，尤其蒙帕納斯公墓更是與住宅



圖十：在靈骨堂前閱讀的男子。

區緊依為鄰，如此現象足以讓慣於華人公墓的我們瞠目結舌，更不用說地下墓穴除了公休日外幾乎都大排長龍，在歐洲的鬼節（萬聖節）時更舉辦特殊活動搏人眼球，和華人的傳統禁忌大相逕庭。

歐洲人對於死亡的態度並非一開始就如此大度與淡然，依然有其變化脈絡可循。中古世紀前期（九到十世紀）由於基督教為普遍的信仰，故死亡觀聚焦於罪與墮落，然而在教義中有死後上天堂或是永生的概念，並且由於信仰虔誠的關係，死後葬入教會附屬的墓地等於與神親近，有更大機會能夠進入天堂得到永生，何況正逢蠻族入侵，現世生活困頓，死後的世界反而顯得美好，故此階段民眾普遍並不懼怕甚至期待死亡；中晚期（十一至十四世紀）社會生產力逐漸復甦，生活稍有改善；然而十四世紀起始黑死病橫掃歐洲，再加上文藝復興，此刻人民對於信仰不再像過去那麼熱衷，對於來世的嚮往熱度也略有降低，對於現世的執著則增加，此階段的人民對於死亡開始有排斥心理；此外由於從基督信仰以來人們普遍都渴望葬入教會墓地，隨著時光流逝墓地不敷使用，市中心環境越來越差，讓「死亡」與「汙穢」掛勾，人民對於死亡更形排斥<sup>26</sup>。

十六至十八世紀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時代接踵而來，人們越來越強調自身的作為以及理性的功能，在這個階段人們認為運用理性得以處理並且形塑死亡，故不應當再懷抱盲目的信仰或是無謂的懼怕，反之當死亡來臨時，應當冷靜的面對；然而浪漫主義作為理性主義的孿生兄弟也因運而生，同樣的階段，也有文學作品或是繪畫將死亡賦予熱烈的情感和瑰麗的想像，企圖描述出一種晦暗的美學，二十世紀後死亡的意象大幅度的擴展，更加多元與後現代的思想注入，甚至更有許多學者探究死亡學，使人民對於死亡各自表述，看法不一，但唯一能肯定的是，在這千

年的流變裡，死亡的歷史記憶更迭，但也正因為這些更迭才使得西方對於死亡議題不顯忌諱與陌生，進而接受其為生活中的一部分。

因此在都市規劃中並不忽視墓地這一區塊，拉雪茲神父公墓草木扶疏，墓碑雕刻精緻古典，被譽為「露天美術館」，蒙馬特公墓與蒙帕納斯公墓占地雖相形之下較小，但墓園景觀設計之精美並不遜色於拉雪茲神父公墓。且除了在每個入口處有免費地圖外，墓園中更像是一般生人居住的城市一樣，有道路以及分區，一個又一個的墓碑宛如住宅，只是裏頭盡是亡者，而手持地圖四處張望的旅客，只彷彿是初訪一個新城市而顯得緊張期待；閒散漫步於墓碑間的人們彷彿只是到公園休憩一樣自然，原本生者應當屬於白日，如同逝者屬於黑暗<sup>27</sup>，在巴黎的墓園裡，生死的界線反而顯得模糊。

同理可證，那些專程排隊只求一覽地下墓穴的人們或許是抱著一絲刺激的心態，然而實際走訪一遭會發現沒有腐朽的異味，也沒有奇怪生物會爬來爬去，甚至空氣乾淨的帶有一絲冷冽的氣息，帶有一種安詳的寧靜。這些骨骸有些生前或許階級壁壘分明，但死後卻是如此和諧的被擺放在一起，在這裡獲得的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和解，當我們凝視著這些被刻意擺放整齊，卻又各自有缺陷的骨骸時，彷彿能夠聽見死前的掙扎，彷彿能夠體悟到生命的意義。

在巴黎這個城市裡，死亡無所不在而如影隨形，但不顯其陰森可怖，相反地，無論是墓園或是地下墓穴，這趟旅程都能夠完美的提供旅人與死亡近距離的接觸，以不同的角度觀看死亡，彷彿與死亡進行了一場對話，當對話結束後，會更加懂得擁抱生命的可貴。

---

註釋：

1. 凱文·林區 (Kevin Lynch) 著，胡家璇譯，《城市的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Harvard-MIT Joint Center for Urban Studies Series)》：「都市解剖成五個都市意象元素：通道 (Path)、區域 (Districts)、邊緣 (Edge)、節點 (Node)、地標 (Landmark)，其意義分別為：「通道」具有方向性與連續性；「區域」讓人容易分辨都市中各個空間的性質；「邊緣」為地區的界線；「節點」為集合的場所，像是馬路轉角處的小攤位，或是封閉的廣場、圓環；「地標」為都市的象徵物。」(台北：遠流，2014年)。
2. 李清志，《旅行的速度》：「墓園是城市狀態的縮影，紐約曼哈頓摩天大樓林立，因此紐約市的墓園墓碑林立……而花都巴黎藝術氛圍濃厚，巴黎的墓園也有如美術館一般，充滿著藝術氣息。」(台北：大塊，2014年)。
3. 圖片來源：<http://meslieux.paris.fr/cimetieres> (2016年9月26日)。
4. Jean de La Fontaine, 尚·德·拉封丹 (1621-1695) 法國詩人，以《拉封丹寓言》(Fables choisies mises en vers) 留名後世；Molière, 莫里哀 (1622-1673)，法國喜劇作家、演員，他的作品對歐洲喜劇藝術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在法國代表著「法蘭西精神」。其作品已譯成幾乎所有的重要語言，是世界各國舞台上經常演出的劇目。
5. 奧斯卡·王爾德 (Oscar Wilde, 1854-1900)，愛爾蘭作家、詩人、劇作家，英國唯美主義藝術運動的倡導者。創作類型含括小說、童話集、詩作、劇本、散文等類，其著作等身，1900年病逝巴黎，葬入拉雪茲神父公墓，其墓碑依照他詩作意象雕刻成一入面獅身像，吸引遊客駐足欣賞。

6. 奧諾雷·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法國19世紀著名現實主義作家，他創作的《人間喜劇》(Comédie Humaine) 共91部小說，寫了兩千四百多個人物，是人類文學史上罕見的文學豐碑，被稱為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1850年因積勞成疾與咖啡因過量而長眠於巴黎，葬入拉雪茲神父公墓，其墓碑以其形象雕刻而成。
7. 歐仁·德拉克洛瓦 (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法國浪漫主義畫家。
8. 弗里德里克·法蘭索瓦·蕭邦 (Frédéric François Chopin, 1810-1849)，波蘭19世紀浪漫注意代表音樂家，代表作眾多，1849年因肺結核病逝巴黎，依其遺願葬入拉雪茲神父公墓，然其心臟送回祖國波蘭華沙安葬，至今仍有許多人前往拉雪茲神父公墓以鮮花致意。
9. 巴黎公社 (la Commune de Paris)，普法戰爭戰敗後，經濟社會慘淡，於1871年3月間巴黎公社統治了整個巴黎，其社員殺害法國官員以及拒絕法國當局統治，故遭鎮壓，為時僅兩個月，最後147名成員在這座牆被槍殺，故稱其巴黎公社社員牆；雖其存在之評價尚有爭議，但對法國左翼人士，特別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來說，這座牆是人民爭取自由和理想的象徵。很多參加過二戰法國抵抗組織的法國共產黨領導人，死後都安葬在巴黎公社社員牆附近。
10. 圖片來源：<http://www.panoramio.com/photo/48649915> (2016年9月28日)
11. 埃克托·路易·白遼士 (Hector Louis Berlioz, 1803-1869)，法國作曲家，以《幻想交響曲》聞名，1869年於巴黎過世，葬入蒙馬特公墓。
12. 愛德加·伊萊爾·日耳曼·賓加 (Edgar Hilaire Germain de Gas, 1834-1917)，暱稱為愛德加·賓加 (Edgar Degas)，法國印象派畫家、雕塑家，但其作品風格含括古典、現實與浪漫主義，最著名的題材為芭蕾舞伶，1917年病逝巴黎，葬入蒙馬特公墓。
13. 亞歷山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法國劇作家、小說家，世界文學名著《茶花女》的作者，其父也是著名小說家 (《基督山伯爵》的作者)，為分別故稱其「小仲馬」，其父為「大仲馬」。1895年辭世，葬於蒙馬特公墓。
14. 圖片來源：<http://chanyouji.com/attractions/trips/162877-cimetiere-de-montmartre> (2016年9月28日)。
15. 夏爾·皮耶·波特萊爾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法國象徵派、現代派詩人，代表作包括詩集《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 及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1867年辭世，葬入蒙帕納斯公墓。
16. 夏爾·卡米爾·聖桑 (Charles Camille Saint-Saëns, 1835-1921) 法國作曲家，鍵盤樂器演奏家。他的作品對法國樂壇及後世帶來深遠的影響，重要的作品有《動物狂歡節》、《骷髏之舞》、《參孫與大利拉》等，1921年因肺炎病逝於阿爾及利亞，後遺體遣返回法國，葬入蒙帕納斯公墓。
17. 亨利-侯內-亞伯特-居伊·德·莫泊桑 (Henry-René-Albert-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法國作家，作品以短篇小說為主，被譽為「短篇小說之王」，作品有《羊脂球》等，1893年因梅毒併發精神病症於巴黎過世，葬入蒙帕納斯公墓。
18. 尚-保羅·沙特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法國哲學家、作家、劇作家、小說家、政治活動家，存在主義哲學大師及二戰後存在主義思潮的領軍人物，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其代表作《存在與虛無》是存在主義的巔峰作品，1980年逝世；西蒙·露茜·厄爾奈斯丁-瑪莉-波特朗·德·波伏娃 (Simone Lucie Ernestine 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 1908-1986)，通常簡稱為西蒙娜·德·波伏娃或西蒙·波娃，是法國作家、知識分子、存在主義哲學家、政治活動家、女權主義者、社會理論家，1970年代女權運動的重要理論家和創始人，死後與沙特合葬於蒙帕納斯公墓。
19. 聖嬰公墓 (Cimetière des Saints-Innocents)，從12世紀以來便被用作巴黎市中心的墓地，18世紀停止作用並廢除。
20. 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國意識流作家，代表作是《追憶逝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1922年因肺炎病逝，葬入拉雪茲神父公墓。
21. 伊凡·薩盟 (Yvan Salmon, 1848-1870)，法國馬賽週報 (La Marseillaise) 記者，維克多·諾瓦 (Victor Noir) 為其筆名，終身極力反對法蘭西第二帝國政權。逝世後墓碑為等身紀念雕像，但由於雕像重要部位特別突出，因而有傳言若是女性倒置一朵鮮花於其身旁，親吻並撫摸下體能使性生活和諧或是子嗣綿延。
22. 圖片來源：筆者購買自當地小販，攝於2016年7月16日。
23. Matt Hills 著、朱華瑄譯，《探究迷文化 Fan Cultures》(新北：韋伯，2009年)。
24. 艾維斯·亞倫·普里斯萊 (英語：Elvis Aaron Presley, 1935-1977)，美國音樂家、演員。每當他演唱情歌時，總會吸引一堆女性歌迷，就像公貓會吸引一堆母貓，因此暱稱「貓王」(The Hillbilly Cat and the King of Western Bop)，被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文化標誌性人物之一。
25. 同註釋20。
26. 董丹，《中世紀西歐民眾死亡觀的演變》(天津：天津師範大學，2012年)。
27. 奧圖王朝主教提特馬 (Thietmar, 975-1018) 《編年史 (Chronik)》：「Ut dies vivis, sic nox est concessa defunctis. (如同白天屬於生者，夜晚屬於死者。)」